

小镇风流

侯自佳 著

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

小 镇 风 流

侯自佳著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凌云

封面设计:刘彦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镇风流/侯自佳著 . - 北京: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
1997.4

ISBN 7-80100-339-X

I. 小… II. 侯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1548 号

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:100027)

北京市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4.5 112.5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2000 册

ISBN 7-80100-339-X/G·134

定价:16 元

目 录

包袱·····	(1)
椿树下的交易·····	(6)
野猪寨，这山旮旯·····	(13)
天星寨·“木炭”佬·····	(20)
“冒尖”户的破产·····	(30)
阿娘不肯来·····	(41)
一个跛子和一颗老鼠屎·····	(53)
文化馆轶事·····	(69)
小镇风流·····	(80)
残月·····	(100)
悄无声息的遗嘱·····	(118)
圣地·····	(126)
坚贞的爱·····	(131)
爱的醒悟·····	(140)
“包谷烧”和“雪花霜”·····	(146)

包 袱

那天，莫非是一个吉祥的日子，古风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意外地收到了一封厚厚实实的来信，沉甸甸的。拆开一看，那饱含激情的句句言辞，简直是古风镇万余人民的“福音”——瞬间便传开了，上至镇里的最高领导，下至没有“黄豆壳壳”的一般干部，乃至街道上推板车的平民百姓，无不喜笑颜开……

信鸽是从北京城飞来的。笔者是土生土长的古风镇籍人，化工部一个科研单位的研究员，名叫姚本金。

他说，他很荣幸的是去年秋天，在北京饭店曾参国过省政府召集的湘籍在京科技人员座谈会。当时，他心情异常激动，他表示振兴家乡的经济是他义不容辞的义务，他一定“出谋划策”。他三天三夜未入眠，冥思苦想，经过反复琢磨，想到镇子后面那道常年不竭的小溪，很可能是珍贵的矿泉水……他说，在他光着屁股的儿时，常与小伙伴们一道儿下溪洗澡，捉鱼捞虾，品味过多少回那清亮、明净的溪水：甘甜，爽口。这溪水是从代朝山脚的猫儿洞流出的矿泉水，一旦开发，家乡的经济将会昌盛、繁荣，古镇就会昂首腾跃起来……

刘镇长紧紧地捧着这滚烫着一颗赤子之心的信鸽，如获至宝，欣喜若狂，跑上跑下，跑出跑进，先送给党委曾书记看罢，又送给向副镇长看，还叫唐会计、康秘书、团委书记小田，乃至街道干部、居民们看，那高兴劲儿真是他平生头一回呢！

自从任职以来，刘镇长一直苦于古镇经济的落后状况，感到压力甚大，抬不起头来。每回去县里参加改革工作会议，他总是坐末排，将自己的嘴巴紧紧关闭着，只是张着大耳朵听别个乡镇的发言。他自惭形秽，耳朵发烧：别个乡镇找到了好路子，经济发展速度令人惊奇、敬佩，而我们古风镇却象老牛拉破车，慢吞吞的，甚至停滞不前……所以，对于如何振兴、搞活古镇的经济，如同满满一缸水，摸不着底儿。

然而今天，从北京飞来了金色的希望，使他的眼睛明亮了，这——怎叫他不高兴呢？

刘镇长四十多岁，不高不矮，单瘦的个儿。也许是肩上的担子太重的缘故吧，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总弓着腰儿，耸着肩儿，板着脸孔，除了在老婆的面前，很少有笑脸，有人背地里指责他是“耍穷官架子”……

而今天，他陡然挺直了腰杆，开了笑颜，似乎亲切、慈祥了几许。

在镇政府的紧急工作会议上，他眉飞色舞地一遍又一遍地宣讲着“高知”的来信，指手划脚地描绘着振兴古镇经济的宏伟蓝图。尔后，他指定团委书记小田担任镇政府的“全权代表”，带上几瓶密封的矿泉水，赴京城与“高知”姚本金接上头，请有关单位去化验、鉴定。

最后，他还重复了几次，说一旦这笔“生意”做成了，镇里发了红财，要重奖小田：晋级、提职……

第二天清早，小田心里热烘烘地出发了。

刘镇长从被窝里拱出来，来不及扣上衣扣，就弓着腰身，匆匆去大码头为小田送行。

汽轮“呜呜呜”一阵长鸣，缓缓离去。

刘镇长久久站在码头上，目送着，目送着，直至不见了轮船

的影子，才回来。

位于沅水之滨的古风镇，是明代兴起的大市镇。但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已经显得衰败了。

刘镇长从前年就职以来，就感到自己背起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他曾有过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的劲头，多次跑到镇上的瓷厂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发现这个厂子的设备、技术都老掉了牙，便冷了半截腰。他又跑到耐火材料厂，也是同样的情状，要彻底更新一番，镇里哪能拿出那么多的资金垫底……但是，他并不罢休，镇属的街道企业、商店、加工厂以及矿山等等，他都跑遍了，最后，他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满腹牢骚，连声责怪前几届“首脑”是饭桶，留下一个穷摊子，害得他好苦啊……

如今，在茫茫然的迷惘中，他突然看到了一线亮光，怎不高兴呢？他想：只要小田从京城欢天喜地的归来，他的身价与声誉将伴随着这古镇振兴起来，那时，他这个堂堂皇皇的“首脑”人物，又是何等的神气与威风啊……

几回回，他来到大码头，等待着。

那一天下午，“呜！呜！呜……”一阵鸣叫，小田乘着一只轮船归来了，满脸春风。

一上岸，他扑了上去，拉住小田的手，急忙问：“怎么样？是的吗？”

小田笑着，“很好，要胜过崂山的矿泉水啦……”

他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连拍着小田的肩膀，大声大气地说：“嘿，有搞头了，路子——终于找到啦！”接着，便是“哈哈”一阵狂笑。

镇长的办公室是姚家祖宗原先的书库，如今开了几扇窗户，装饰了一番，但仍然残留着古气。小田正兴高彩烈地向刘镇长作着更加详细的汇报，那劲儿实在鼓舞人心呢……

刘镇长激动万分，霍地站起来，搔搔脑壳，问：“姚专家有什么要求没有？”

小田吞吞吐吐，“噢，哎——说了，怕只怕——兑、兑不了现……”

刘镇长心切，忙说：“兑现，兑现，我刘某哪回说话不算数……”

其实，小田早已摸着他的怪脾气，许多问题往往事先表了态，事后又不认账，特别是不顺意时就当场翻脸……尽管如此，小田还是转达了姚专家的几个要求，“镇长，姚专家于解放前离开故乡，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京搞科研，很有学问……”他停了停，瞧瞧刘镇长的眼色，又说：“姚专家说，他有两点要求：1. 给予落实政策，他的房子在十字街口，……2. 给其妹妹翠枝安排一个工作，只要能弄口饭吃就行了……”

刘镇长听了，脸孔刹时变了色，令人生畏，可怕极了……

他想：姚家解放前是大户，土改时，大院子被人民政府没收——就是现在的镇政府机关。党和政府留给他们十字街口的那一间住，原先是姚家戴帽子的老家伙与年幼的两个妹妹挤在一块儿栖身。“四清”工作队将两个老“帽子”客赶走了……“文革”时两个老“帽子”客几经折腾，一同躺倒在摇摇欲坠的牛栏楼上。大妹已远嫁，小妹翠枝去修铁路，无人问津。打那以后，姚家在十字街口那间法定的房子几经转卖，前年又落到他刘镇长手里。他的妻子在那里开了店，生意兴旺，一年多光景，银行里就存了万多元……

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如今那远在北京的姚家“贤子孝孙”竟拱了出来，要挖他的墙脚，端他的金饭碗……

他早就有划算了。他认为如今的“官”实在难当，三年、两年一换，什么这个改革，那个改革，都要冒风险，一旦失误，就

一落千丈，倒不如留个后路，一旦乌纱帽脱了，就与妻子一道儿做买卖，只要转转手，就能赚大钱……

想到这里时，他火冒三丈，对小田吼道：“哼，你——混账……他讨价还价，搞什么交易，我绝不让步，臭知识分子，不要脸皮，亏他讲得出口……”他气唬唬的，在房子里旋来转去，“他想翻案——莫那么容易……哼！”旋即又狠狠盯了小田一眼。

1989.4

椿树下的交易

冬末初春的日子，金灿灿的阳光像蚕丝般的柔和；柳枝吐出了嫩芽芽。荡悠悠的微风轻轻地摇曳着柳枝，拂着人们的脸庞，尚有几分寒意在悄悄钻骨哩！

兴隆场这个湘西边远山区，每五天赶一场的集日，依旧热闹、欢腾、兴旺。

这是一个青石街道环绕的古老大集市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摊。中间那座椭圆的台地，是这集市耕牛交易之处。

这一天，耕牛特别多，大多是黄牛。有膘肥肉壮的开告子牛，也有长着四只“角”的老瘦牛；更多的是结结实实的犁田耕地的“当劲”牛。买牛的人也很多，大概是春耕生产即将到来之故吧！那些牛，眼睛互相鼓鼓地瞪着，时而摆尾巴，时而挪蹄子。前来选买的人，皆亮着眼儿，指手划脚地品头评足，嘻嘻哈哈地议价，一片买卖的兴旺景象。

在这台地边边上的一棵高大的椿树下，有一个约十五、六岁的小姑娘，牵着一头油光溜溜、壮鼓鼓的黄牯。黄牯头上长着一对非常好看的尖尖角。那小姑娘穿着浅蓝色的花格子便衣，扎着一对羊角辫儿，辫梢系着两朵馨香的“二月兰”；脸蛋黑红黑红的；那对动人的画眉眼一闪一闪的，似乎在寻觅着什么。她，名叫向玉兰，是牛角村的，离这里十华里。她是第一个进入这儿的。

她的娇容也给那头黄牯增添了诱惑力，几多爱慕的目光不断地投向这姑娘，这黄牯……

一个穿着粗家织布便衣的老头儿，嘴里衔着根长旱烟竿，兴致冲冲地走来了，当与玉兰相距咫尺时，便立刻把烟锅头在鞋梆上敲了敲，就开口问：“小妹子，这黄牯要多少钱？”玉兰将嘴儿一抿，打起蒙笑：“一千元……”

那老头子将脑袋摆了摆：“哎呀，好贵！牛倒不错……”说着，便走上前去，先摸了摸黄牯的腰身，接着掰开黄牯的嘴，仔细地瞧了又瞧，然后又问，“少些行不行？”

向玉兰噗嗤一笑：“哼，一分不能少，这是爸爸早晨交代的，出不起钱，就别罗嗦了！”

那老头子碰了一鼻子灰，眼睛使劲对玉兰一鼓，便悻悻而去。

前客刚去，后客又来。一个约五十开外，名叫陈世兴的高个子中年人走来了。他头上戴着顶青呢子帽，脚上穿着双黄解放鞋，仔细看了看这黄牯，似乎又惊又喜，自语：“哟——好象牙呀！”便试探似地问：“小妹子，这牯子要多少钱？”那温和的目光不停地在玉兰脸上扫视着。

玉兰那双晶晶亮眼打量了他一会儿，心想：这人的问话与表情与众不同，其中定有文章。于是，她笑了笑，很温和地说：“大伯，这黄牯耕地犁田要赛过平原上的拖拉机呀，一架拖拉机值多少钱，这黄牯就要多少钱。”

陈世兴吃惊了：“哎呀，比一坨金子还贵啰！”

玉兰的眼睛向陈世兴瞟了一下，便天真地笑了起来：“嘿，这黄牯可懂事啦，今天早晨我把它从栏里牵出来，到了家门口的坪场里就拉也拉不动，打也打不走了；后来，爹爹对它说：‘快走，牯子，到场上找你的主人去……’这时，它眼睛朝爹爹笑脸

一瞪，就屙了一大堆牛屎，然后，就依依难舍似地抬开了蹄子。”

陈世兴脸上霎时掠过一片喜色，心里似乎有了底儿，便趁热打铁地追问：“什么？难道你们就不是它的主人吗？”

玉兰已知道自己无意中泄了密，便连忙解释说：“不，我是说——”她羞愧地指了指黄牯……

那黄牯瞪着双桐球眼，鼓鼓地看着陈世兴，竖起一对大耳朵，好似在静静地听着……

陈世兴也向黄牯打量了少许，好像有许多情意似的，旁人会认为他挑中了这黄牯呢！

这时，玉兰在勾头沉思着：莫非这人真的是黄牯的主人吗？得考考呢！过了片刻，玉兰便巧妙地试探：“大伯，你实心要买这黄牯吗？”

陈世兴摇头说：“太贵了，买不起呀！”

此刻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突然匆匆闯来了，满头汗水，像是刚刚赶到场上似的。他羞怯地看了玉兰一眼，又惊喜地看了看那黄牯，便粗声粗声地说：“爹——这黄牯好像是……”

陈世兴急忙将眼睛向儿子陈光清挤了挤，示意他别多嘴，怕万一说错了失面子。这样，小伙子才不敢往下说了，默默地盯着黄牯发愣，可心里却暗暗欢喜，恨不得马上跑上去，与黄牯亲亲嘴呢。

灵敏、机警的玉兰小姑娘，偷偷地瞥了他们俩父子一眼，心里更加有底儿了，便说：“哎，大伯，大哥，这黄牯你们买不买？要买，我们就好生谈谈生意……”

“买是想买，就是太贵了，我们钱带少了……”陈世兴故意将衣袋摸了摸，声音放得轻轻的，装出为难的神情，枯着脸儿发窘。

“好说，好说，可以少的，如果你们有眼力，也许分文不

……不——要……”她把最后那个“要”字说得很轻，生怕旁人听见。

“啊，分文不要——还有这么个好事呀！”陈世兴装出惊奇的神情。

“不过，这有条件的，慧眼识金么！一则，要把这黄牯的脾性一口气讲出来；二则，要这黄牯自己也乐意，不能强迫嘛！”玉兰笑咪咪地昂着脑壳，娇声娇气的。

陈世兴父子俩兴奋得一会儿瞅瞅黄牯，一会儿瞧瞧调皮的小姑娘，心里像藏着一个快要揭开的谜。

“小妹子，你说话算数吗？”陈世兴问。

玉兰将笑嘴儿抿了抿，便认真起来了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我怎能自己打自己嘴巴呢！”说着，把自己的嘴巴轻轻地抹了抹。

陈世兴一听，便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：“好，好，那我就开始讲了……”于是，他就手舞足蹈地把这黄牯的脾性，一五一十地说给玉兰听。

玉兰微笑着，那红润的脸蛋像添了几分喜颜。

“嘿，我来补充更重要的一点，这黄牯见了熟人就规规矩矩，见了生人就呼嗤、呼嗤，把头角一扬，摆着吓人的架式……”陈世兴的儿子陈光清作古正经地说着。

于是，玉兰小姑娘不禁蹦跳了起来：“哎呀！哈哈……真是活神仙啦！”过了片刻，她又镇静了下来，“慢点，不许拢边去察看，你们说，这黄牯还有哪样重要的破败？”

陈光清像他父亲一样，大笑一声，把手指儿一弹：“嘿，让我来讲，牯子的右前蹄是凹形的，在泥窝窝里行走时，有一个明显的痕印儿呢！”

玉兰陡地将舌头一伸，连连赞扬：“对了，对了，全对了！”

她那对晶晶亮亮的目光在他们父子俩的脸上旋来旋去。

陈世兴父子俩便乘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小妹子，这下可要兑现了吧……”

玉兰姑娘马上收敛了笑容，沉思起来，似乎还有几缕疑云缠绕着她的心儿。她把小辫子慢慢拿起，含在自己的嘴里，还不时地向陈世兴他俩父子偷瞟着……

可是，他们父子俩却不以为然，便洋洋得意地跨过去，一下子夺来玉兰小姑娘手里的牛绳，逗趣地说：“这牛该是我们陈家的了……你舍得不

玉兰小姑娘嘴巴一翘，又将牛绳夺了回来：“不，光我同意还不行，还要问问黄牯它自己乐意不乐意呀……”

“什么？还要黄牯也点头同意？”陈家父子俩突然间感到莫名其妙。

玉兰小姑娘神秘地一笑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沉思片刻后，陈世兴猛然“哈哈”大笑一声：“好，那你就瞧着吧！”说罢，他俩就一齐扑了上去，把黄牯的头角抱了抱，又把那犀利的角儿扭了几下，可是，那黄牯却老老实实，规规矩矩，任你抱，任你扭。它眼睛鼓鼓地瞪着，一动也不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就慢慢地往陈家父子挨近，用颈梗在陈世兴身上撒娇拟地搔着痒……

这一切玉兰小姑娘看得十分出奇、出神。

此时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突然赶来了，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兰儿哋——可把人急死了，场上都打听尽了，又四处报信，寻访，还是找不到失主——你发现有线索吗？哎……”

玉兰听罢，便轻笑一声，十分得意地说：“爹爹哋，你把眼睛放到哪里去了呢？哼，你看——”她指了指陈家父子俩。

玉兰爹猛地朝陈家父子俩看了一眼，不禁心里徒吃一惊，心

里想：“啊，好像在哪里见过面的……”

陈家父子俩也摸不着头脑，只是两眼痴痴地盯着玉兰小姑娘的父亲。

面面相觑地沉默着……

好一阵，向清茂像在陈世兴身上发觉了什么秘密似的，缓步上前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你——你……你莫就是——陈世兴吗？”

陈世兴猛然一惊，打了个哆嗦，张口结舌地说：“我——是……你就是向——清茂嘛！”

向清茂微微点着头。

此刻，一切显得十分尴尬……

向清茂此时想起了一件往事：——前年春上，他来到这场上买耕牛，那时牛少，且大多是瘦弱的老牛，只有一头膘肥肉壮、油溜溜的“开告”子黄牯。陈世兴也是来买牛的，急着要用，两人便争着要买这头子黄牯，因此就吵起架来了，陈世兴竟气唬唬地揍了向清茂一拳，结果，他就抓着陈世兴的衣领子，扯到兴隆场乡派出所辩理……

今天，真是“冤家路窄”，若早知道是他这个人，就把牯子赶到深山密林里去，让它自己去找原主，何必费心思，花工日呢……

然而，他心里猛然又转了个弯子：哎，这个想法不对呀……这些天，我虽然四处奔波，为这牯子找失主，也是应该的，人嘛，都是娘肚里生的，何必计较往日的“怨仇”呢？若误了他的春，岂不是黑了良心吗？

想到这里时，他猛地抬起头来，露出了满脸的笑容，说：“陈大哥，我们总算为这牯子找到了原主，你们牵去吧！”

陈世兴徒地脸庞发起烧来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难为你们费心了……”停了片刻，又说，“应该给你们补点工钱

才是……”

哪知，向清茂听说要补点工钱，心里怪不是滋味的：如今家里宽裕了，谁靠那几个工钱……于是，他似乎有气地说：“分文不要，别小看人了！”

“嗯，开头不是说了嘛，分文不要呀！”女儿玉兰忙帮嘴，声音像银铃般的响。

这时候，陈世兴便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心想：人们不是常说“瞎子见钱眼睛开”嘛……于是，就赶忙掏出这张崭新的大票子往向清茂口袋里塞去，可是向清茂却死活也不要，两人便推推拉拉地扭成了一团，也像前年春上在这里为争买牯子干架子一样……

陈世兴是永兴场乡虎头寨的，向清茂是兴隆场乡牛角村的。这两个村子隔着一座高耸入云的天台山，两地农民没有一点交往，因为山上森林茂密，当中是丛丛刺蓬。

过了好一阵，陈世兴十分激动地接过玉兰小姑娘递过来的牛绳，心里像明镜般地亮堂起来。

此时，玉兰小姑娘站在那块青石岩上，闪动着灼热的目光，咧着嘴，笑得甜甜的。

向清茂扬起巴掌将黄牯屁股猛地一拍，风趣地说：“牯子，快走！回‘娘家’去……”

一阵“的的得得”的蹄子声，渐渐远去了……

1986.1

野猪寨，这山旮旯

哎，又是一桩“得罪人”的事，我被派往野猪寨去落实一宗盗窃木材的案子。乱麻似的，牵扯着“上下左右”，没人肯去哩！

这天，天气阴沉沉的，没有一丝儿风。

野猪寨距县城虽然不太远，但很少有人去，要爬山越岭，趟溪跨沟，这是非常够呛的。

爬了大半天，我满头汗滴滴，腰酸腿疼，气喘吁吁。

一进寨子，竟使我愕然起来：一幢古朴的木楼前的坪场里，撒满了猪屎、狗屎，有的干，有的湿；一个腰背微驼，满脸枯皮子的老妇人，打着赤脚，拼死命地扯住一个欲跑的粗壮汉子。她痛哭流涕，絮叨着难以使人理解的半截子话：“……逃跑……逃跑到台湾去也要抓回来……”旁边站满了围观的人，似乎在无声无息地拦阻着那个汉子。

“哎呀，一案还未查清又出现一案……”我心里默想着：我这个法官莫是走多了夜路——又碰着了鬼不？哎，这两年来，硬把我弄得昏头转向的，婚姻闹剧呀，家庭纠纷呀，贪污盗窃呀，等等问题，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，甚至，这个案子尚未理出头绪来，又亟待要去核实另一个案子，真棘手——哎！

好罢，既然今天碰上了，那么只好“就汤下面”了——先从这个案子入手！

我疾步跨上前去，使劲挤进了围观的人群，“哎，大娘——